



丁奉計斬孫琳



曹髦驅
車死南闕

班詔
後師
主信讒

鍾會分兵
漢中道



鄧士載偷渡陰平

哭祖廟一王
死孝



假投降
巧計
成話



薦
杜預
老將獻
新謀



大字繡像全圖三國志演義卷十六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關陣破鄧艾

天之報惡人有報之奇者。有報之正者。曹丕以臣廢君。而司馬師亦以臣廢君。此如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奇者也。孫綝以臣廢君。而孫休乃以君滅臣。此反其事以報之者也。報之正者也。天以為報之奇者不可訓。則還以報之正者訓人而已矣。

吳之有孫綝。猶魏之有曹爽也。而司馬懿以異姓去宗室。而政不復歸於曹。丁奉亦以異姓去宗室。而政猶歸於孫。則何也。孫峻之後有孫綝。猶司馬懿之後有師昭也。母丘儉諸葛誕以起兵討師昭。而不勝。丁奉張布以杯酒殺孫綝。而有餘。則又何也。曰。魏之得國也。以篡。吳之得國也。不以篡。故魏之將滅。天必假手於其臣。而吳之將滅。天不必假手於其臣耳。

獻帝謀誅權臣。而一洩於國舅董卓。再洩於國丈伏完。有兩事焉。若曹芳託國丈而事洩。止如漢之一事也。孫亮則因國舅以及國丈。而事洩是一事。而合漢之兩事也。且伏完為后父。而張緝亦為后父。董卓受血詔。而張緝亦受血詔。則以魏之一人。兼為漢之兩人。董卓不必有父。而全紀有父。伏完不必有兒。而全尚有兒。則又以漢之兩家。并為吳之一家。讀三國者。讀至後幅。有與前事相犯。而讀之更無一毫相犯。愈出愈幻。豈非今古奇觀。

雍糾之妻。祭仲之女也。而以父殺夫。非也。盧蒲葵之妻。慶舍之女也。而以夫殺父。亦非也。况全尚之妻。乃以兄之故。而殺其夫。又以兄之故。而并殺其子。不然。君子不責全尚之妻。而責全尚。何也。國家之事。而謀及婦人。宜其敗也。知其必敗。不可以學雍糾。即幸而不至於敗。不可以學盧蒲葵。孫亮知黃門之小過。而劉禪不能識黃門之大奸。孫休知鄰國之是非。而劉禪不能知本國之得失。先主之後人。不及孫權之後人遠矣。作者合而敘之。使人於相形之下。見其短長云。

吳主以蜀有內侍之亂。而特使人以敵國之外患警之。此絕妙關筭處。亦絕妙伏線處。何謂關筭。姜維因外患而動。則伐魏之筭於此闕也。何謂伏線。姜維因內侍而歸。則班師之線又於此伏也。敘事作文。

如此結構可謂匠心

武侯以出祁山而勝姜維亦以出祁山而勝姜維能繼武侯則姜維之六伐中原即謂是武侯之七出祁山可也且其事多有彷彿者武侯與仲達鬪陣法姜維亦與鄧艾鬪陣法而武侯鬪陣只是一番姜維鬪陣却有兩番鄧艾之鬪陣是真即以鬪陣破之司馬望之鬪陣是假又不必以鬪陣破之則姜維又得武侯之意而化之矣武侯好布八門陣姜維好布長蛇陣武侯布八門陣於祁山先有魚腹浦邊之石以為之端姜維布長蛇陣於祁山先有天水城城外之火以為之端陸遜不遇黃承彥則必亡鄧艾不得司馬望則必死一樣驚人一樣出色每見讀三國志者謂武侯死後便不堪寫目今試觀此篇與武侯存日豈有異哉

司馬懿用反間之計退武侯鄧艾亦用反間之計退姜維誠前後一轍矣然司馬懿即以蜀人苟安為反間是以蜀間蜀鄧艾必使魏人党均行反間是以魏間蜀也故使蜀中無黃皓魏即遣百党均亦何益哉然則鄧艾之計仍謂之以蜀間蜀也可

却說姜維恐救兵到先將軍器車仗一應軍需步兵先退然後將馬軍斷後細作報

知鄧艾艾笑曰姜維知大將軍兵到故先退去不必追之追則中彼之計也乃令人

哨探回報果然駱谷迫狹之處堆積柴草準備要燒追兵積草燒追兵之計不在姜維一邊實敘却在探馬口

中虛眾皆稱艾曰將軍真神算也遂遣使賞表奏聞於是司馬昭大喜又奏賞鄧艾此

按下蜀魏專敘東吳却說東吳大將軍孫綝聽知全端唐咨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

皆斬之與先主不殺黃權家屬相去天壤吳主孫亮時年方十七見綝殺戮太過心甚不然一日

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取蜜須臾取至見蜜內有鼠糞數塊召藏吏責之藏吏叩首

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問得藏吏曰黃門於數日前曾

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亮指黃門曰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故置冀於蜜中以陷之

也道一語黃門不服從來偷食亮曰此事易知耳若冀久在蜜中則內外皆濕道若新在

蜜中則外濕內燥小智耳妙命剖視之果然內燥黃門服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載

小事之明以見大事之察然無其大雖然聰明却被孫綝把持不能主張威綝之弟威

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孫恩偏將軍孫幹長水校尉孫闓分屯諸營孫

父子兄弟五人與曹爽兄第三人正復相似一日吳主孫亮悶坐黃門侍郎全紀在側紀乃國舅也亮因

泣告曰孫綝專權妄殺欺朕太甚今不圖之必為後患如曹芳之紀曰陛下但有用

臣處臣萬死不辭亮曰卿可只今點起禁兵與將軍劉丞各把城門朕自出殺孫綝

如曹髦之自討司馬昭但此事切不可與卿母知之卿母乃綝之姊也倘若洩漏誤朕非輕一

亮口中敘明紀曰乞陛下草詔與臣臨行事之時臣將詔示眾使綝手下人皆不敢

妄動亮從之即寫密詔付紀密詔請而後與較曹芳之自紀受詔歸家密告其父全

尚尚知此事乃告妻曰三日內殺孫綝矣子不告其母而夫乃告其妻可見妻曰殺

之是也口雖應之即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綝夫妻之情密於子母也為之一嘆妻曰殺

大怒當夜便喚弟兄四人點起精兵先圍大內一面將全尚劉丞併其家小俱拿下

比及平明吳主孫亮聽得宮門外金鼓大震內侍慌入奏曰孫綝領兵圍了內苑亮

足本三國志演義卷十六第百三十四回上海掃葉山房發行

大怒指全后罵曰汝父兄悞我大事矣乃拔劍欲出全后與侍中近臣皆牽其衣而哭不放亮出孫綝先將全尚劉丞等殺訖

一箇婦人迷了老公與兒子也

然後召文武於朝內下令

曰主上荒淫久病昏亂無道不可以奉宗廟今當廢之汝諸文武敢有不從者以謀

叛論衆皆畏懼應曰願從將軍之令尚書桓懿大怒從班部中挺然而出指孫綝大

罵曰今上乃聰明之主汝何敢出此亂言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

全尚不得為孝子桓懿乃可為忠臣

綝大怒自拔劍斬之即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無道昏君本當誅戮以謝天下看先

帝之面廢汝為會稽王吾自選有德者立之叱中書郎李崇奪其印綬令鄧程收之

亮大哭而去

與司馬師廢曹芳一樣身段

後人有詩嘆曰

亂賊誣伊尹 奸臣冒霍光 可憐聰敏主 不得蒞朝堂

孫綝遣宗正孫楷中書郎董朝往虎林迎請瑯琊王孫休為君休字子烈乃孫權第

六子也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回顧不見龍尾失驚而覺

乘龍者應在其子之不得立也

次日孫楷董朝至拜請回都行至曲阿有一老人自稱姓干名休叩頭言曰事久必變

願陛下速行休謝之行至布塞亭孫恩將車駕來迎休不敢乘輦乃坐小車而入百

官拜謁道傍休慌忙下車答禮孫綝出令扶起請入大殿升御座即天子位休再三

謙讓方受玉璽文武官將朝賀已畢大赦天下改元永安元年封孫綝為丞相荊州

牧多官各有封賞。又封兄之子孫皓為程侯。為後文嗣孫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

權傾人主。吳主孫休恐其內變。陽示恩寵。內實防之。綝驕橫愈甚。冬十二月。綝奉牛

酒入宮上壽。吳主孫休不受。綝怒。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酒酣。乃謂布

曰。吾初廢會稽王時。人皆勸吾為君。吾為今上賢故立之。今我上壽而見拒。是將我

等閒相待。吾早晚教你看。周郎對將幹醉話是假。孫綝對張布醉話是真。布聞言唯唯而已。次日布入宮密

奏孫休。休大懼。日夜不安。數日內。孫綝遣中書郎孟宗撥與中營。營有精兵一萬五千。

出屯武昌。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於是將軍魏邈、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曰。

綝調兵在外。又搬盡武庫內軍器。早晚必為兵變。孫休此時不得休大驚。急召張布計義。布

奏曰。老將丁奉計畧過人。能斷大事。可與議之。休乃詔奉入內。密告其事。奉奏曰。陛

下勿憂。臣有一計。為國除害。休問何計。奉曰。來朝臘日。只推大會羣臣。詔綝赴席。臣

自有調遣。休大喜。奉令魏邈施朔為外事。張布為內應。是夜狂風大作。飛砂走石。將

老樹連根拔起。天明風定。使者奉旨來請孫綝入宮赴宴。孫綝方起牀。平地如人推

倒。與諸葛恪家黃犬啣衣。孝子入門之怪。彷彿相似。心中不悅。使者十餘人簇擁入內。家人止之曰。一夜狂

風不息。今早又無故驚倒。恐非吉兆。不可赴宴。與諸葛恪入朝時彷彿相似。綝曰。吾兄弟共典禁

兵。誰敢近身。倘有變動。於府中放火為號。囑訖。升車入內。吳主孫休慌下御座迎之。

記本三國志演義卷十六第百五十三回上海歸業山房發行

請緄高坐。酒行數巡。時與諸葛恪飲酒衆驚曰。宮外望有火起。此是丁奉等在

緄便欲起身。休止之曰。丞相穩便。外兵自多。何必懼哉。言未畢。左將軍拔劍在手。引

武士三十餘人。搶上殿來。口中厲聲而言曰。有詔擒反賊孫緄。令人追想孫峻緄急

欲走時。早被武士擒下。緄叩頭奏曰。願徙交州。歸田里。休叱曰。爾何不徙滕胤。呂據

王惇耶。即以前事問之現前果報命推下斬之。於是張布牽孫林下殿東斬訖。前謂布云吾早晚

這局從者皆不敢動。布宣詔曰。罪在孫緄一人。餘皆不問。衆心乃安。布請孫休升五

鳳樓。丁奉魏邈施朔等。擒孫緄兄弟至。張布一邊用實寫丁奉等休命盡斬於市。宗

黨死者數百人。滅其三族。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戮其屍首。將被害諸葛恪滕胤呂

據王惇等家。重建墳墓。以表其忠。其牽累流遠者。皆赦還鄉里。舊案丁奉等重加封

賞。馳書報入成都。後主劉禪遣使回賀。吳使薛瑁答禮。使命來往敘得瑁自蜀中歸。

吳主孫休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薛瑁奏曰。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公卿多阿附之。

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有菜色。所謂燕雀處堂。不知大厦之將焚者也。西蜀事在

敘寫一番妙在有意無意寫休嘆曰。若諸葛武侯在時。何至於此乎。於是又寫國書

教人賞入成都。說司馬昭不日篡魏。必將侵吳。蜀以示威。彼此各宜准備。因其不以

外患姜維聽得此信。忻然上表。再議出師伐魏。孫休本欲以外患動其內憂姜維時

蜀漢景耀元年冬大將軍姜維以廖化張翼為先鋒王含蔣斌為左軍蔣舒傅僉為右軍胡濟為合後維與夏侯霸總中軍共起蜀兵二十萬拜辭後主逕到漢中與夏侯霸商議當先攻取何地霸曰祁山乃用武之地可以進兵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因他處不可出也

總照數卷以前之事

維從其言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

此是六伐中原

至谷口下

寨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整點隴右之兵忽流星馬到報說蜀兵見下三寨於谷口

艾聽知遂登高看了回寨升帳大喜曰不出吾之所料也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脉故

留蜀兵下寨之地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早挖了地道待蜀兵至時於中取事

艾鄧

一邊事却從此處補出

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地道正在左寨之中乃王含蔣斌下寨之

處鄧艾喚子鄧忠與師纂各引一萬兵為左右衝擊却喚副將鄭倫引五百掘子軍

於當夜二更逕於地道直至左營從帳後地下擁出

以攻城之法攻營不從天降却從地出

却說王含

蔣斌因立寨未定恐魏兵來劫寨不敢解甲而寢忽聞中軍大亂急綽兵器上得馬

時寨外鄧忠引兵殺到內外夾攻王蔣二將奮死抵敵不住棄寨而走姜維在帳中

聽得左寨中大喊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遂急上馬立於中軍帳前傳令曰如有妄

動者斬便有敵兵到營邊休要問他只可以弓弩射之一面傳示右營亦不許妄動

與張遼之守合肥彷彿相似

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皆被射回直衝殺到天明魏兵不敢殺入

此處

却無地孔可鑽但鄧艾收兵回寨。乃嘆曰：姜維深得孔明之法。兵在夜而不驚。將聞

變而不亂。真將才也。次日王含、蔣斌收聚敗兵，伏於大寨前請罪。維曰：非汝等之罪。

乃吾不明地脉之故也。熟周以為又撥軍馬，令二將安營訖，却將傷死屍身填於地

道之中，以土掩之。以地，道為蜀人之塚，哀哉。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艾忻然應之。次日

兩軍列於祁山之前。維按武侯八陣之法，依天地風雲鳥蛇龍虎之形分布已定。鄧

艾出馬，見維布成八卦，乃亦布之。左右前後門戶一般。前有武侯與仲達關陣，今又

達先布各以一樣，此是維持鎗縱馬大叫曰：汝效吾排八陣，亦能變陣否？艾笑曰：汝

道此陣只汝能布耶？吾既會布陣，豈不知變陣？艾便勒馬入陣，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

颺，變成八八六十四箇門戶。好復出陣前曰：吾變陣若何？維曰：雖然不差，汝敢與吾入

陣相圍麼？前武侯是教仲達打陣，今姜維却教鄧艾圍陣，又自不同。艾曰：有何不敢？兩軍各依隊伍而進。艾在中

軍調遣，兩軍衝突。陣法不曾錯動。姜維到中間把旗一招，忽然變起長蛇捲地陣。鄧

會做穿山甲，今將鄧艾困在垓心。四面喊聲大震。艾不知其陣，心中大驚。蜀兵漸漸逼近。

却過了捲地蛇艾引眾將衝突不出，只聽得蜀兵齊叫曰：鄧艾早降。艾仰天長嘆曰：我一時自逞其能，

中姜維之計矣。讀至此，令人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艾見是魏兵，遂乘勢殺出。

救鄧艾者，乃司馬望也。出於意外，令比及救出鄧艾時，祁山九寨皆被蜀兵所奪。讀

人發書一嘆

此又令人快艾引敗兵退於渭水南下寨艾謂望曰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望

曰吾幼年遊學於荆南曾與崔州石廣元為友講論此陣此二人從先主三顧時敘之已久不復提矣忽於此

處照應出今日姜維所變者乃是長蛇捲地陣也若他處擊之必不可破吾見其頭

在西北故從西北擊之自破矣蛇無頭而不行艾謝曰我雖學得陣法實不知變法公既知

此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柵如何望曰我之所學恐瞞不過姜維也艾曰來日公

在陣上與他鬪陣法我却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兩下混戰可奪舊寨也陣勝之却

欲以詐鬪於是令鄭倫為先鋒艾自引軍襲山後一面令下戰書搦姜維來日鬪陣

法伏維枉臨姜維批回去訖乃謂眾將曰吾受武侯所傳密書此陣變法共三百六

十五樣按周天之數今搦吾鬪陣法乃班門弄斧耳但中間必有詐謀公等知之乎

妙在姜維廖化曰此必賺我鬪陣法却引一軍襲我後也妙在等廖化維笑曰正合我

意即令張翼廖化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次日姜維盡拔九寨之兵分布於祁山之

前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逕到祁山之前出馬與姜維答話維曰汝請吾鬪陣法汝

先布與我看望布成了八卦維笑曰此即吾所布八陣之法也汝今盜襲何足為奇人今

都是盜襲那箇是望曰汝亦竊他人之法耳維曰此陣凡有幾變望笑曰吾既能布

豈不會變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比姜維學問沒有一半便要出來比試極像維笑

曰。汝試變來。望入陣變了數番。復出陣曰。汝識吾變否。維笑曰。吾陣法按周天三百

六十五變。汝乃井底之蛙。安知玄奧乎。望自知有此變法。實不曾學全。乃勉強折辨

云。吾不信。汝試變來。今日空疎之腹反不信維曰。汝叫鄧艾出來。吾當布與他看。望

曰。鄧將軍自有良謀。不好陣法。維大笑曰。有何良謀。不過教汝賺吾在此布陣。他却引

兵襲吾山後耳。此言詞見肺腑勝望大驚。却欲進兵混戰。被維用鞭稍一指。兩翼兵

先出。殺得那魏兵棄甲拋戈。各逃性命。讀至此又令人拍案一快○此却說鄧艾催

督先鋒鄭倫來攻山後。倫剛轉過山角。忽然一聲砲響。鼓角喧天。伏兵殺出。為首大

將乃廖化也。二人未及答話。兩馬交處。被廖化一刀斬鄭倫於馬下。陣不會鬪將鄧

艾大驚。即勒兵退時。張翼引一軍殺到。兩下夾攻。魏兵大敗。艾捨命突出。身被四箭。

讀至此又令人拍案一快○郭淮一奔到渭南寨時。司馬望亦到。二人商議退兵之

策。望曰。近日蜀主劉禪寵幸中貴黃皓。日夜以酒色為樂。正與吳使薛可用反間計。

召回姜維。此危可解。勝此良謀艾問眾謀士曰。誰可入蜀交通黃皓。言未畢。一人應

聲曰。某願往。艾視之。乃襄陽黨均也。艾大喜。即令黨均賞金珠寶物。逕到成都。結連

黃皓。聞人偏好金珠正不知布散流言。說姜維怨望天子。不久投魏。與苟安諧孔於

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黃皓奏知後主。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讀至此又令却說

姜維連日搦戰。鄧艾堅守不出。維心中甚疑。忽使命至。詔維入朝。維不知何事。只得班師回朝。鄧艾司馬望知姜維中計。遂拔渭南之兵。隨後掩殺。正是樂毅伐齊遭間阻。岳飛破敵被讒回。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

有司馬師之廢曹芳於前。又有司馬昭之廢曹髦於後。天之報曹氏。母乃太過與。曰非過也。曹芳為乞養之子。則未必其為操與丕之孫也。於其非孫者報之。不若於其真為孫者報之。之為快也。且以非孫而冒孫者斬其祀。又不若去一冒孫者立一是孫者。而終於奪其祀之為奇也。蒼蒼者之巧於報復如此。後世奸雄尚其鑒哉。

或謂奸雄將作亂於內。必先立威於外。則司馬昭之弑君。當在伐蜀之後。或謂奸雄將定難於外。必先除患於內。則司馬昭之弑君。又當在滅蜀之前。由前之論是孫休之所慮也。由後之論是賈充之所勸也。然而弑君之事。人固難之矣。司馬昭不自弑之。而使賈充弑之。賈充又不自弑之。而使成濟弑之。所以然者。誠畏弑君之名而避之耳。孰知論者不歸罪於成濟。而歸罪於充。不獨歸罪於充。而歸罪於昭。然則雖畏而欲避。而何所容其避哉。春秋誅亂賊。必誅其首。有以夫。

趙盾不以趙穿之弑君為己事。司馬孚能以昭之弑君為己罪。然則由陳泰言之。有進於賈充者。以充為次。由司馬孚言之。又有進於昭者。而昭又為次矣。故依齊南史之書法。當以司馬昭為崔杼。依晉董狐之書法。又當以司馬昭為趙盾。

陳泰之舅。舅不如甥。王經之母。母如其子。泰不死而其義不朽。經能死而其忠愈不朽。君子以髦之死為不足惜者。所云報先世為人臣而篡國之辜。而仍以經之死為足嘉者。所以正後世為人臣而從賊之義。

曹操以周文自比。司馬昭亦以周文自比。然操比周文。則竟比周文耳。昭則自言學曹操之比周文。直自比曹操也。操欲學周文。則篡國之意猶隱然於言外。昭欲學曹操。則篡國之意已顯然於言中。雖同

一篡賊而一前一後又有升降之異焉。

蔡和蔡中實為蔡瑁之弟。猶不為周郎之所信。王瑾本非王經之族。安得不為姜維之所料乎。縱使姜維信之。而夏侯霸必不能識之。則鄧艾之詐。又疎於曹操矣。武侯知鄭文之詐。而先斬文。故有得而無失。姜維知王瑾之詐。而不先斬王瑾。安能有得而無失乎。糧與棧道。雖王瑾焚之。無異於維自焚之。則姜維之智。終遜於武侯矣。文有後事。勝於前事者。不觀後事之深。不知前事之淺。則後文不可不讀。有後事不如前事者。不知後事之疎。不見前事之密。則後文又不可不讀。

却說姜維傳令退兵。廖化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雖有詔。未可動也。廖化之言。只從君命。

張翼曰。蜀人為大將軍。連年動兵。皆有怨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收回人馬。以安

民心。再作良圖。張翼之言。是維曰善。遂令各軍依法而退。命廖化張翼斷後。以防魏

兵追襲。却說鄧艾引兵追趕。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人馬徐徐而退。艾嘆曰。姜維

深得武侯之法也。鄧艾每讚姜維必讚武侯。可見文因此不敢追趕。勒軍回祁山寨

去了。且說姜維至成都。入見後主。問召回之故。後主曰。朕為卿在邊庭久。不還師。恐

勞軍士。故詔卿回朝。別無他意。維曰。臣已得祁山之寨。正欲收功。不期半途而廢。此

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後主默然不語。活畫一昏庸之主。姜維又奏曰。臣誓討賊以報國恩。

陛下休聽小人之言。致生疑慮。後主良久乃曰。朕不疑卿。卿且回漢中。候魏國有變。

再伐之可也。極沒氣力。語却早為姜維嘆息出朝。自投漢中去訖。以下按下蜀却說

党均回到祁山寨中。報知此事。鄧艾與司馬望曰。君臣不和。必有內變。就令党均入